

李昂◎著

年華

阿城◎插圖



12
B3

人

間

叢

書

137

人間叢書 ⑬⑦

年

華

李 昂 著

時報出版公司印行

ISBN 957-13-0157-4

人間叢書 ⑬

年華

著者——李昂

發行人——臧遠侯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696和平西路三段240號4F

發行專線——(02)3306六八四二

讀者服務專線——(02)3302四〇九四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。)

郵撥——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

主編——吳繼文

校對——周鳳卿·李昂

排版——文羣印刷有限公司

製版——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一日

初版二刷——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三十日

定價——新台幣一〇〇元



©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13-0157-4

李昂，台灣彰化鹿港人，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戲劇碩士，現任教於文化大學，是國內知名的小說作家、專欄作家。作品有《暗夜》、《外遇》、《殺夫》、《她們的眼淚》、《愛情試驗》、《走出暗夜》及《貓咪與情人》等書。

新的生活填壓在舊的生活上，再怎樣驚心動魄的事情，終有一天也會過去，特別在如此紛雜的現代生活中，在有趣、熱鬧、滑稽、可愛又可恨的臺北。一開始也許是蓄意遺忘，時間長久後，真就淡然忘卻……

……李昂

人間叢書 ⑬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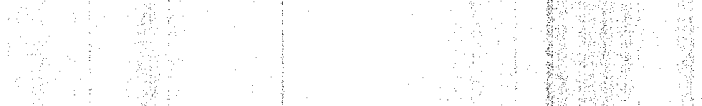
年

華

李 昂 著

時報出版公司印行

ISBN 957-13-0157-4



目次

序

輯一 年華

寫在「年華」之前

年華

一封未寄的情書

輯二 灰姑娘十二點的魔咒

灰姑娘十二點的魔咒

手

鼯貓寶寶

一七 一五 一五 一五 二 五 三 五

輯三 小處中的人性

一些大陸作家對臺灣的心態

一八七

兩則毛澤東的故事

一九五

寫性問題被批判的大陸小說家

二〇三

小處中的人性

二二

序二則

李 昂

其一 一切都爲了記念

每個寫作者爲了不同的理由出書，出版「年華」這樣的一本書，爲的是在我的創作過程中，留下記憶。

誠如有次聊天中，詹宏志先生提及他對「年華」這個中篇深感興趣，因爲，「年華」可以說是我創作過程中的一個串聯點，可以預見往復作品（如「殺夫」、「暗夜」等等）的蛛絲馬跡。如果我沒有誤解宏志的意思，他認爲「年華」可以說是我創作中的一個轉折點。

這麼說來，這本書，就有了出版的第一個理由：爲了留下創作過程的記憶。第二個理由也是爲了留念，想留念的不是文字，而是插畫。

八七年一趙艾荷華「國際寫作計劃」之行，得以識得一些中國大陸作家。當中阿城的多才多藝，更令我折服，回臺灣後要發表「年華」，便請他為我的小說畫插畫，阿城爽快的答應，令我真是十分欣喜。如此開始我寫的文字、阿城的插畫這樣一段合作因緣。

這本書中的幾篇短文，與小說不見得有直接關係，但由於都配有阿城的插畫，便一起收在這個集子中，算是為這些插畫和封面留下紀念。

如此，是為出版「年華」這樣一本書的另個理由。

其二 從「嬉皮」到「雅痞」

在我充滿反叛意識的青少年時代，曾有兩個夢想至今仍記憶深刻。其一是在我初三那年，聽聞到中國大陸的文革，中共學生可以對教育制度、學校提出批判，進而不用上課、到全中國各處去串聯。這對當時在聯考制度下喘息的我，是多大的

種誘惑。所以在初三那年，我向自己說，我真是生不對地方，如果我生在中國大陸，正趕上作紅衛兵，可以各處去串聯，去吃萊陽的梨，即墨的葡萄（這些都是從地理課本讀來的名產），比生在臺灣，要苦哈哈的讀教科書準備一關又一關的聯考，不是好得太多。

當然，年歲長大，有機會讀到文革的種種，更接觸到一些中國大陸的作家，知道文革全不是我當時所想像的理想化的要破除舊有的壞習俗，而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鬭爭與對人性的摧殘，我向自己說：

我很高興生在臺灣。

另一個夢想是在我高一那年，我希望自己是個「嬉皮」。其時對「嬉皮」的印象，像「到舊金山不要忘了戴花」那條歌裏描寫的，「嬉皮」是個強調和平、互愛、愛花愛自然的對現行社會體制抗議的運動。所以在高一那年，我向自己說，我真是生不對地方，如果我生在美國，正趕上作「嬉皮」。那像在臺灣，爲了那要命的大專聯考，志不得伸，連小說都不能好好寫。

所以，我年輕時，真是處在一個世界各處都在發生重大事件的時期，而我生逢其時，地點卻不對，一場都沒趕上，以至於常感到十分惋惜。

文革在二十年前的當時，由於資訊的限制，很快的在臺灣只讀到負面的資料，對我也逐漸失去吸引力。倒是對作「嬉皮」的夢想，到我讀大學時，仍然存有。那時，從鹿港初到臺北來讀大學，新認識一夥文化圈的朋友，還有一些逃離他們西方社會規範，到臺灣來找禪、佛的年輕外國學生，「嬉皮」代表的對西方既定體制的反動與反省，仍然深得我心。

以至二十年後，對當年作不成「嬉皮」，革不成學校命，反叛不了當前社會的既定成規，我始終不能很明確的向自己說：

很慶幸我沒作成「嬉皮」。

然而事實上，限於客觀的地理因素，我不僅紅衛兵沒作成，「嬉皮」也沒作成。只有苦哈哈的去擠大學窄門，像多數年輕學子一樣，為求能向父母親有所交代，按部就班的上大學。

因此當在我大三那年，認識一羣剛自美國回來的歸國學人，那些來自一個自由到足以產生「嬉皮」的開放國家的學成歸國學人，在我年輕的心中造成怎樣的震撼，自然無庸多說。特別是，這羣歸國學人，在文化上，逐漸帶動、參與一股「回歸鄉土」的潮流。

這就是後來產生「年華」的背景，一個反叛的、西化的六〇年代末期七〇年代初期，一段「回歸鄉土」的開始。

在此，詳細的說明這個由「西化」到「回歸鄉土」的過程，自然不需要，因為，我要說的，都在我的小說「年華」裏。

值得再提的是，終有一天，我也大學畢業、到美國讀書，並有一天，也「學成歸國」。其時的臺灣，自然與五、六年前寫「年華」時的臺灣，在種種方面有所不同。

政治層面的訴求，是較以往勇敢、進步許多，但除此外，整個臺灣由於經濟發達、賺進了更多外貿的錢，富裕，或說十分富裕（當然包含貧富懸殊的重大社會問

題），使臺灣逐漸自得（也許可以說自以為是），早些年西化帶動的反叛精神，逐漸為有時候過強而成為盲點的本土意識取代。六〇年代強烈的反叛精神與世界觀不再，換得的是越來越驕人的自足與功利心態。

社會學家或其它專家也許可以列舉無數理由，反對我上述說法，但這是我作為一個作家對六〇到八〇年代的觀察。

由著這樣的觀察，八四年，我開始寫短篇小說「一封未寄的情書」，寫時只是想表現當時思索的一些問題，沒料到八七年搬家，自一堆雜物中找出遺忘的「年華」手稿，才赫然發現間隔十幾年，這兩篇小說，竟然承續著相當多的前後關聯。「一封未寄的情書」的C.T.，是否可說是個成長後的蘇水雲？而G.L.，是否是個更激烈的李珂？還有其它諸多關聯，我想，讀者或會發現這類問題有趣！

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「一封未寄的情書」裏，作為作者，我並不全然同情C.T.找尋到的出路。當然，我肯定有著更多的對本土文化的自信是必要的，只要不形成自大與閉塞，但C.T.的諸多中產階級的心態與作法，也許仍只能稱作一個較具良心

的富裕的臺灣「雅痞」吧！這是小說中有著微略嘲諷語意的由來。

校對時重讀這兩篇小說，竟有著走過一段悲歡歲月的感慨，大概真應了李商隱詩中的「年華若到經風雨」的時節，但感歸慨感慨，我仍清楚的發現，作為一個作家，我所希望能反應時代、反省問題的立意，依舊不變，這將促使我繼續寫作並發掘問題，我這樣堅信著。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